

第二十三回 季坤奉主命差遣 花能黑夜裏放火

話說魏臨川道：“大爺若要斷送馮旭的性命不難，知縣詳文上司發配地方，大爺差個能幹家丁，隨著在後，到了中途無人之處，將馮旭殺了，豈不除了大害？”花文芳聽了大喜，按下不表。

再言詳文各憲俱準，臬司批發江南淮安府桃源縣充軍。孫知縣點了一個長解，叫做蕭昇，起了文書，當堂起解。再說馮家家人打聽明白，飛奔回家報與太太知道。太太聽得此言，又驚又喜，喜的是孩兒得了生路，驚的是公子遠離膝下。事到其間沒奈何，祇得收拾路費衣巾，著家人送與相公。

不言馮太太家中啼哭，再言老家人拿了包袱、路費走到縣前，看見相公放聲大哭。馮旭流淚道：“你是老家人，莫要哭壞了身子，但我此去生死未保，家中大小事體，要你料理。太太年紀高大，早晚勸解一聲，不必記掛了我，少要傷悲。倘上天憐念，得回家鄉，斷不負你老僕情義。”說畢大哭一場，祇見蕭昇走來叫道：“馮相公不要哭了，我知你的棒瘡疼痛，不能行走，我已僱下一隻好船，快些上船開行。”老家人止不住淚痕，取出盤費包袱呈與相公道：“這是太太叫送與相公的。”又另取出一個包兒，向蕭昇道：“些須薄禮送與大叔，望大叔路上照看我小主人，念他是負屈含冤。”說畢雙膝跪下，蕭昇一把攙起，叫道：“老家人放心，都在我身上，快些分手。”老家人又叫相公須要小心保重，要緊為是。馮旭此時回答不出，將頭點了兩點，正是：

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
不表老家人啼哭。再言蕭昇等著馮旭下了船，正欲開行，祇見岸上一人，跑得汗如雨下問道：“錢塘縣有個姓馮的犯人不知在那隻船上？”馮旭在船中，聽得是錢林的聲音，忙答道：“錢兄，小弟在這個船上哩！”錢林連忙上船，並不言語，抱頭大哭，船家道：“相公請岸上罷，我們要開船呢。”錢林道：“把船兒慢慢開行，待我相送一程。”船家解纜開行。錢林道：“妹夫不幸被花文芳這個奸賊誣害，此時諸般，都要你們照應，千萬千萬，拜托拜托！”又向馮旭道：“前日東方白把妹夫問成死罪，小弟合家悲傷，後來打聽孫父母復任，將妹夫充發桃源縣，小弟趕至縣前，聽說已經下船，特地趕來一會。還有些須微薄敬相送，路上買茶喫。”馮旭道：“多蒙錢兄掛念，小弟死裏逃生，此去不知吉凶，祇是放心不下家母，望兄照應，沒齒不忘，是所深冀。”錢林道：“這些小事馮兄切莫掛懷，老姻母處諸凡事體，俱在小弟身上。倘若皇天開眼，聖主英明，得邀大赦，那時重返家門，舉家聚首，共慶團圓，合當歡樂。”馮旭道：“但不知兄弟前番盜情，東方白怎生發落。”錢林道：“東方白將小弟釋放，硬將舍妹斷配花文芳。”馮旭道：“東方白如此硬斷，彼時兄長怎處？”錢林道：“事到其間，也不得不從，兼之逼取小弟遵依，此時，怎敢違拗？”馮旭聽了這一番言語，大叫一聲：“氣死我也！”登時昏去，不醒人事。慌得錢林把他的人中，用手掐住，過了半晌方纔叫道：“這奸賊分明奪我婚姻，誣害於我。”忙問道：“令妹何以自處？”錢林道：“舍妹寧死不從。”馮旭道：“雖如此說，奸賊怎肯甘心，勢必又起風波。”錢林哭道：“今日為送妹丈起身，過後自然另行計較，劃一善策，以塞奸賊之口，以絕奸賊之心。但妹夫此行，一路務要小心，保重為要。”不覺二人又大哭起來。哭了一會兒，船家道：“相公請上岸去罷。”已到了白新關。馮旭道：“兄長請回，小弟就此去也。”錢林此時無奈，祇得上岸，揮淚而別。正是：

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。

不表錢、馮二人分手，再言花文芳打聽明白，馮旭充軍桃源已經起身。忙問臨川道：“依你老魏，差人隨去。半路中殺死馮旭，絕其後患。”魏臨川道：“依你大爺，今夜先差一人，至馮旭家中去放火，燒得他乾乾淨淨，將他主僕一齊燒死，免得興詞告狀，絕了錢小姐妄想之心。大爺娶過門來，他也真心實意同大爺快樂。大爺再差個當家丁，隨在馮旭船後，水路上不便動手；等到早起時節，至曠野所在，連解差殺了，豈不永絕後患？”花文芳聽了大喜，忙叫有憐取了兩封銀子來，擺在桌上。臨川道：“此項何用？”花文芳道：“用此二人前去，須要把些盤費，他們方肯用心替我辦事。”臨川道：“晚生今有一句話，欲要稟明，又不好啟齒。”文芳道：“有話但說何妨？”魏臨川道：“不日大爺迎娶小姐，晚生少不得在府照應。那些到府恭賀之人必多，祇愁無件好衣服，奉陪諸客。”花文芳不好回他，祇得把些銀子與了他。臨川接過道：“容晚生今夜回家一走，明日早來。”花文芳相允回家不表。

且說花文芳復又拿了銀子，將花能喚到書房來，將要叫他到馮旭家夜裏放火。怎長怎短，細細告說一遍，遂將五十兩銀子賞與花能。文芳吩咐道：“今夜身帶硝磺，多運乾柴，你悄悄堆在馮家前後門口，都要守到人靜更深之時，放起火來，將他合家大小主僕人等，盡行燒死，休教走脫一個！事畢回家我大爺還有重賞。”花能答應下去。

又把季坤叫到面前道：“先時叫你殺了春英，祇望將馮旭害死，不想遇著孫文進這個狗官不肯，如今充發桃源縣去了。馮旭一日不死，豈不是心腹中的大患？這是五十兩銀子，權且賞你作個盤費，你可悄悄隨在他船後，等他路上遇著起早無人之處，將馮旭並解差，一齊結果了兩個人性命，文書帶回，我大爺修書薦你到太師爺都中，大小做個官兒。”季坤道：“小人蒙大爺抬舉，敢不盡心報效微勞。”花文芳又道：“此事斷不可走漏風聲。”季坤答應就走。文芳叫住道：“今日夜已深了，明日黎明去罷。”季坤退出。

花文芳又叫花有憐，有憐走來，文芳道：“我有一事和你商議，魏臨川這個狗頭不是好人。錢月英尚未過門，他到用了好幾百兩銀子，明日錢氏過門我就受他一世之累了，不若等他明日晚上用酒灌醉，將他殺了，屍首埋在花園，人不知鬼不曉，豈不乾淨？那時將他老婆帶進府中，聽我大爺受用，豈不為妙？崔氏如有真心嚮我，我便抬舉他；如若做嘴做臉，那時打入下人，不怕他飛出府去，你道好也不好？”

路上說話，草裏有人。看官，相公書房之中那裏有草？不是這個講究，這叫作路旁說話，草裏有人。不想季坤拿了五十兩銀子，在外邊解手回房睡覺。剛剛走到書房窗下，聽得房內有人說話，他就側耳聽了一會兒，一一聽得明白。暗罵道：花文芳這個驢囚禽的，狗娘養的！原來不是好人，他終日思想錢小姐，叫魏臨川定計，平空害了馮旭。目下已有八分到手，先又將他的老婆佔了；到今日不念其功，反算計害他性命，料天地難容這般惡人。我季坤向日得他五十兩銀子，將春英殺了；如今又得他五十兩銀子，又叫我去殺馮旭、解差二人；事成之後錢月英過門來，豈不計算到咱家身上？咱家且留心看他，怎樣害我的性命？正是：

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

不言季坤回房，再言花有憐聽了大爺這番言語，叫道：“大爺何須如此，自從殺了春英姐，書房之中時時見見，寫信與大爺

問，出來作怪。倘再殺死魏臨川，府中就有兩個冤魂一齊作起怪來，怎了？不若依小人之計，叫做借刀殺人，借他人之力，除大爺心中之患，不知大爺肯行否？”花文芳忙問道：“你有何計策？快快說來！”

花有憐不慌不忙說出這條妙計，可能害得魏臨川的性命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(本節完)

[返回 >>](#) [五美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